

全華叢書





香溪集卷十九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書

上潘大著書

孔孟云歿久矣義命之說不見於世故士之持心日益以偷持心以偷則屑焉以富貴爲念故其居窮約則患富貴得富貴則苟富貴有苟富貴之心則必持保寵位若庸商賤賈之守囊櫝惓然恐或忘之而弗獲其爲彼其心唯恐君之不昏相之不愚而己容

也苟朝廷以一末草置之巖廊之上被以公袞翼以
徒胥命之曰相彼亦將曰此賢相也顧非豪英偉特
之士天資鞏固挺然自拔於頽風靡俗之間灼知義
命無一分富貴心者詎能犯顏正論歷詆時相以警
悟人主之聽耶邇聞閣下進對明聖天子前指彈柄
臣無所回隱音吐暢厲聳動陛戟雖遭斥黜且甘心
而不顧意閣下其安行義命視富貴如泥塵者也四
方持忠抱義之士聞風增氣交聲互傳所謂豪英偉
特非閣下其誰歟使薦紳君子上自三揖下極九品

盡如閣下則孔孟所謂義命之說必復大明於今之
世矣惜閣下之道其無與誰助之雖然古之抗直情
伸鯁論以廟其上者多矣言不用而見黜卒爲懟怨
狠戾譏非刺詆述書著論以興讜訕否則自放於邱
園盃酒之間絕口不道世事以示曠達夫以言不用
而興讜訕固小丈夫之事至於絕口不道世事亦非
君子之心也君子有所謂憂國愛民之心未嘗一日
忘之也有言於君不恤其用不用也用固君子之願
也如不用特於言弗克伸耳其於憂國愛民之心亦

何損哉昔者孟軻不用於齊三宿而出晝猶以爲速
且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又
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夫孟軻非重去齊也不用
而猶諂諂以云者其心不忘乎用王爲善而欲以安
齊民是所以爲君子之心也浚固願閣下察孟軻去
齊之言以無忘君子之心益思所以憂國愛民者今
天子夙夜求治他日必悟閣下敷奏之忠翻然起閣
下而置諸左右以詢諮政道浚知閣下之黜不久矣
敢布諛語閣下其垂觀焉

代上范丞相書

某不肖獲隸幕府下亦既數月矣惟是才朽力綿而
魯於及事夙夜怵惕懼使令之不給用速譴誅爲僚
列羞然今猶坐曹自如而未以劾去者夫豈自以爲
能哉實繫相公厚德宏度包荒容愚不欲以遲鈍之
失去士故某亦得覩然濫吹於羣賓眾屬之末相公
之恩德不旣至矣乎而某於此猶將貢瞽言於鈴下
者蓋當可言之時不得而默也士固恥於自媒淺露
以求知不可之大者然當可言而不言要亦未爲得

也。驥茂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使古人率不用言以自見，則是語也不當紀於春秋家。此某所以不得而默也。厥今薦舉之法至矣，然猶有遺材焉。何哉？居上位者忽不察，沈下僚者介不求焉耳。漢王子師刺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此其人皆素譽，暴著無事於自進，而人雅知之者也。非此族也。而獨介介然自同寒蟬。雖王公大人，樂人物負鑿裁，而猶曰：吾弗求，吾弗求，則固而已矣。誰得而知之？古之人固有惴惴焉，惟恐不得出。

大賢之門下者矣至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愧彼豈
甘冒自媒之醜哉以謂仁人在上位而不一告之是
果於自棄所以自進而不疑也況如某辱肩下吏旦
暮走趨望拜光采進不爲無因退不爲自媒又焉得
自疑而塞默乎方今海內騷動烽舉燧燔甲而兵者
環宇縣百姓罷弊居者困督輸而行者勞轉餉喁然
望治蓋思息肩而未得也則所以佐明主圖中興者
非我公其爲誰注意具瞻將於是乎在一日環賜遽
至當有天子之命曰丞相其亟來覲遂復相予則潭

潭府居若在霄半泥塗賤士曾不得引領矯脰仰望
列戟之餘光又安能曲躬布武進瞻威重以幸一流
眄乎此某所謂今日爲可言之時也夫以朝夕在門
下備指呼幸亦至矣而不獲定價於一言是某之愚
不足以辱品題也人其謂某何且將曰是固爲丞相
幕府吏得以職事日拜於前者而不見知遇伯樂所
以不顧將不爲凡馬乎如是則某也終不復受知於
人雖殞身不足以滅恥亦相公所宜甚憐也某抑聞
之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

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乃成焉相公行當還天
朝任棟梁重則標鑒中人物宜柱石者信不乏矣如
某瑣瑣或冀得與塊土齒爲終身榮雖瞑目可以無
憾小人誠願其敢望乎干冒鈞嚴進越是懼無任皇
灼之劇

上致政胡待制書

浚聞之君子分定於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
損故未嘗標出處爲二道或三仕三已而了無榮悴
之心蓋自有道者言之視千萬世猶俯仰頃豈復於

百寒暑間校用舍得喪爲區區欣戚哉閣下以卓踔
超世之資早聞道於過庭淵源信有自矣所謂樂天
知命無入而不自得者閣下固已洞達而深造之用
能於強年請老屣簪橐其如脫眇然引身躑埃之外
非知性純徹養熟而分定不爲外物軒輊能若是乎
浚竊嘗謂近世士大夫勲名塞天地忠義貫日月學
窮千古文高一代者往往踵武相繼或比肩並出至
於力行所知以聖賢爲度輕蟬冕薄萬鍾遺榮獨往
心亨於寂寞之地者蓋幾無而僅有之此浚所以夙

夜願望閣下之德容爲拳拳者也浚生四十有九年
矣顧髮已種種而常自安於窮巷不敢妄懷求進之
心夫豈以是爲硜硜哉蓋斯道也廣之彌宇宙窮日
月約之不出乎身古之人已事未明則不敢以爲人
自任孔子嘗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
大聖其知人也審矣將使開仕必其人有可仕之實
而開方自省乃爾豈非鉤致於己者未能窮深極遠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耶然而曰斯云者果何謂
哉以開所能言求其所不能言則其心必有事焉而

難以形似道也彼惟用心於內者猶不能無疑方且
汲汲於自力而何暇乎求仕是固後學所宜知而後
將終身勉焉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閉門造車
推而之四方轍無不合者禹稷之轍周乎天下而回
則造車於陋巷者也豈異道乎夫士雖未必能爲回
而皆可以爲回至以爲己之學造車於陋巷則夫人
而皆然也閣下之轍固嘗周天下矣今後以造車之
說見其亦有合否乎伏惟閣下察之不宣

答羅駿夫書

浦陽之別俯仰五年勤企可知前日遣人以久不聞
動靜輒寄意適道書中爲吾友問乃辱專書垂惠愧
荷之餘慰浣多矣吾友邇來爲況如何旣當門戶百
爲勤艱良未易處然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
至士當以弘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
心亨自如今人質旣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
以悶苟可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彼不知士
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哉是
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浮

雲有變滅太虛未嘗動也能明此則心廣體胖無入
而不自得雖臨死生如履坦途況外物乎駿夫資固
穎異然經事尙少鄙意誠恐駿夫習前日裕餘或不
能安今日之勤艱也謹以己所固守而自強者奉勉
惟古之人率困厄勞苦動心忍性而後能光明成就
安知駿夫今日之勤艱不愈於前日之裕餘乎他惟
以時自愛是祝

與潘左司書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敘去十二月伏領

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
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尙見古人自得
之意不亟亟爲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
見知者脫略年輩使玷交游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
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
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質心骨口不能言非若
俗中人感恩荷惠喋喋稱謝爲也浚竊嘗怪今世貴
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恥
下交爲世俗之羞自屈者竊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

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執事者之於浚爲拳拳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於人未嘗求知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之乃今得逢於下執事一何小人之幸歟伏承晉遷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相與一二賢君子主盟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也其庶幾乎區區夙心感於見遇因書如此

答虞夢符書

通使至尊墜書一函發緘疾讀始洒然慰中赧然忤
卒之釋然以喜浚惟違濶緊久馳仰勤甚忽對誨示
所不如面款者無幾故洒然慰又惟自語離後曾不
克裁尺帟爲君子問頃歲夢符取名高第宜以書道
欣竦多賀之私之便因循而復不果今當引牘濡筆
具答來貺負負大難爲辭故赧然忤已而三復教簡
情義周密則用自慰曰豈其念我如是而以書問不
至爲譴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夢符其心知我矣尙

我慊故釋然以喜凡夢符與僕相知者皆非世俗之
謂宜勿復縷縷云也茂仁兄云夢符瓜戍期在秋杪
夢符才高學富志行卓然應卽橫翔天衢以趨開泰
之會而方將戢翮枳棲側偏乎其不宜也然屈蟄所
以爲伸安知六月息不爲南溟圖歟不卑小官固君
子所以無人而不自得者也夢符存問僕委曲甚悉
佩謝厚意何時可忘僕昧陋甚與世舛馳放跡芑野
荆扉蓬屋竹樹蔽翳讀書之餘時綴小文或微吟短
歌以舒情抱雖瓶儲屢空可忘也自餘皆不足爲左

右道炎暑煩溽伏惟侍次多暇神明相之尊候萬福
不宣

與林權縣書

蘭溪地雖小亦萬家邑也徵發期會奉宣詔條與鈔
簡所受訟記雜然糾紛蓋日不暇給官數易事益不
治弊積蠹深吏皆上下手索瘢出羽直以賅錢多寡
爲罪重輕前令尹熟視袖手無可奈何要非剛健精
通令明禁信以紐梏吏奸爲意固亦未易治也執事
不鄙此民辱屈臨而撫字之潔已奉公剛耿疾惡私

請曲謁不得行於戶庭決事處法務自我出不以委
吏繩奸發伏有犯無貸小胥老史跼足縮氣慄如蹈
冰此蓋執事政蹟之懿而輿人欣詠以爲幸見者也
然尙有小未至者蓋由弊事猥眾翫習積久蕩無條
綱堆案相仍叢集全至故雖以高明處之亦或未暇
千慮之一脫有遺智猶勤精思夫以剴裁繁劇而小
有未至固不遽爲善政累然竊譬之結綵夜光朗耀
晶瑩有瑕焉若毫芒雖未累其珍要不若無之爲美
也顧執事區處曹務俾就程律循類按次剖析無雜

則旁明洞燭事至畢見而無或不詳政既卽敘
彼雁鶩行者且不敢爲譟語敢爲銖兩奸乎退食多
餘於以便坐舒紳靜頤神觀不其休歟浚鄙陋適有
名數在部屬邇嘗納謁進勤館人曲蒙謙虛接揖禮
意甚備不以編戶民遇之是宜竭愚少佐高明之萬
一十餘年來更六七令下邑困於糝政久矣誠有以
蘇息之其爲愛仰心當如何若曰吾姑攝是邑也無
庸爲率職計則宜非執事之心魯叔孫所館雖一日
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當官而行有不如叔孫之

館重 以惟加惠此民思所未至而終以無倦將見能
名顯聞部使者交書薦寵被褒擢不遠矣下邑其何
幸如之

香溪集卷十九終

香溪集卷二十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祇恩宸展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
胥協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於六曹任尤
嚴於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
乃盡判花之美克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
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

龜千年而五搃量涵遠大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
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睿眷儀於要塗讎天閣之
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坳墀下旋綴錄於直書壓角
省中遂通班於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典謨訓誥
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有嘉
猷高韻卓然獨冠於一時注意既隆秉成可待浚風
叨鑒遇遠庇庥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忭望紅
藥蒼苔之省莫遂修容伸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發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冀帝
城之蒙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橐之英誕布出綸之號
蔽自注意諧於僉言恭以某官學洞聖真道隆師表
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睿衷久儀
禁路邈分重寄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
誅鋤宿蠹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
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於今
五百歲矣稽共理之效其惟良二千石乎亟上最書
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婺境之

愛棠人思卧轍相稽山之騎竹日俟揚旌蓋二天覃
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
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爲詳試旣民瞻之積稔知公
望之彌高浚竊庇庶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
敢伸三賀之微悰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
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怵頌有虔宣陳莫旣

賀婺州吳尙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藩被褒康之懋典參華延閣聯近從之
通班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庥所暨喜舞惟均恭以

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
貫乎險夷久服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
邦葦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
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
晉陟於西清共理尚煩於東道帝城弁蒙福豈曰小
補哉刺史人爲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末學蔭宇寒
生嘗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逃聆新渥快懌微
悰莫遂偶趨徒虔履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疇庸祇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於朱方
換印班條榮遠踰於白傅冀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
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庥覆舉劇懽愉恭以
某官學探聖眞望隆師表耆壽浚久在厥服爲三朝
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
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慶
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
吏道貴得人和眾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
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旣驟

膺於褒策仁卽對於賜環人爲三公永清四海浚久
叨恩紀逃遠台儀企宴寢之凝香莫違布武仰置郵
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旣

賀樓樞密啓

伏審祇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
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
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
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
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

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
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
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擢正屬艱虞掌制
北門揮翰應掣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奇
眾方不知所爲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
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兼資於文武宜
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迓衡之日
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
謂陽城之賢爲刺史美化纒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

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邃宸遂命
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
在旣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於內則膏澤益下
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
枚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問不至而
道德之威自疆中國皆有安居左衽罔不咸賴浚向
風景慕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悰萬頃尙容於廣
度念遠跡他山之下正邈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
嘗違逃茲仰對揚於大冊無遑進旅於下賓第慶治

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觀佐理之勲疇咨若
時登庸仁正儀刑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
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
接之休下副巖瞻之重系頌增懌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
蘊端凝之器負踔越之才惻怛無華如古循吏疏通
知遠爲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
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

茲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
勝勢實爲重寄允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
蒙知獎逃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忭頌

代賀詹中丞啓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祇恩
一臺肅振於紀綱四海聳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
帝資道覺民彝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
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聞驟厯清途而融顯
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

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
揚已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聞晉陟
被覆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
聆孚號載虔賀厦之私倚俟秉成將有在鈞之幸莫
遑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綃臨軍焯著衷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
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
攀附龍鱗飛揚燕頷銀章粲煥執干謹衛於千廬玉

節輝華建燾榮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
飲江直度胥山橫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
止以乘騏借箸前籌早揆請纓之策擬金徑進遂成
喋血之勲力銳拔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
師一鼓而鷹騰掃天狗之妖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
入覲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語旁馳快四海南奔之憤
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蔭雲嘗叨披霧親仰七
擒之勝竝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祇奉宸俞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
用不世臣茲爲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
夷粹而剛方清明而惇大邁倫奇節凜秋霜崑玉之
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檣之氣厯揚撫仕茂著英聲
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
爲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庸膺識拔光對寵休驟躋
松廳增重柏府昌言動寤豈特夜加於二階速達登
崇仁卽日超於九級遂陞邇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
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庥肅政靖

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本州解榜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
試席之高流曲藝何爲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忝冒
深劇兢慚竊以於赫皇家敕寧大業治功炳耀文物
歲蕤酌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教於國
旣形四方之風論秀士升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
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爲盛矧鄉
壤之繁庶靄儒風之倡興遂序至列於山樊家書或

充於棟宇珍羣屬袂集廣圍者幾千人鑒裁提衡
預遴選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如某單微
寒生苦窳陋器拾瑩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於一丁
史寧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黃
未辦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與計偕退省寅緣實爲
幸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
風流爲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藩身蹈立軻若在
唐之韓愈士侔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
無類致茲孱瑣亦被甄掄某敢不加礪頑鉛著鞭下

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瘵之責需頭剡奏過叨論薦之私
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
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僞者繁而直者寡豈不難哉
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銜露者寧享
爵祿必耆厖福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旣呈人流自辨
如某鈍姿不穎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

能蠟言梘貌以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
身而秉志眾方嗤黠誰復知憐自忝一同曾無三異
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懼有索錢
之蠹敢傷農力寧甘腰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爲率職
詎謂大賢之容眾俯矜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
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
省循奚自茲蓋伏遇某官門承鼎鉉材挺梁楹華國
文高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崑廊伋副於人期
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樛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

勉驚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遂玷於陶成不顧
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祕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
某官高華大閎赫烜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寶偉世
器帝謂魏謩之讜切眞名臣孫款奏論於閣中執憲
剛於轂下亟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猶狄
橫驕頻年大入虔劉上國燭剝生人掠地覆車詎伊
攘卻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閩未有奇勝之兵帷幄

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嘗膽之勤四海南奔
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
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其在公平
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竦戴上聖
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勲金冊某甫脫巾而筮仕嘗
披霧以修容埏冶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
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祇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

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讖仁聲先洽懽頌交騰
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興朝之開泰被眷
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迴翔遺補諫行而澤
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
具瞻茲分綰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尙書居八座九
重舊識於履聲刺史爲三公一節當膺於環賜姑惟
詳試卽徯遄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
啓事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
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況同編列之民將被帡幪之

賜其爲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鳳駕
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旣

代賀羅尙書啓

伏審祇膺帝制晉長天官摠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
王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
傑材瓌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
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爲天子知
謂眞宰器曳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鑿於九流調玉
燭而陟三台伫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蹤

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成
頌詠惟勤文陳曷旣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奎鉤之
妙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謹傳華夷詠頌竊稽
簡策間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
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勲必逢上聖之有爲斯見元
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
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

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
仁壽之域公功斐迪帝庸作歌畫煥麒麟章騰鸞鳳
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
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
皜皜不可尙矣實繫垂休於萬世豈惟示寵於一時
永鎮廟堂枚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
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灑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
稜莫遑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
木之留思攀依曷旣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尙期布武
以請違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躡階資覩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
羸蹇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
爲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
圓枘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迂疏無
庸厯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柳揄身伏沉沉幾十年

而不調心知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
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轂推土類衡評人材大賢無
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被播揚昧門間
半面之私遽膺齒識茂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鞭驅偶
收薄效於鷄鳴例得小伸於蠖屈士爲知己者用愚
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軀而自誓小人願
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主之得

賢臣華夷聳觀朝廷歡動恭以某官伊旦事業夔皋
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筭雅推於韜蘊紫鸞意氣
自騰超許之姿峻峰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
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駁數聞於可否進簪白筆按
捫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宰貳夫欲中興於唐室
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綱柅輪可但庾宣之規制爲霖
作楫會觀傳說之彌綸仁正鼎司式符巖望某叨膺
獎鑒例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護
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曾茂割雞之効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
過賜拏提曲加論薦省力縣而惕慄戴恩紀以銘銜
竊考舊聞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
擢犀角固貴於精求蓄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
初不遐遺去古夔選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
或奪之拔十而至夫五焉鑿亦疎矣必旣明而且哲
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餘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
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

輪困殊乏文詞之婉軟麤官落拓末路衰遲審已行
而審已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
以駑姿猥當劇邑民風厖錯簿領沉迷凡黽勉於事
爲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通事已蒙轡策之寬豈有微
能復被品題之重椎魯實漸於誠慤忝愚何有於端
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
將有意於生成忝幸惟深夤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
挺生名世濟美相門爲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
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

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褒言益堅拙守謹
身率職用逃瘵曠之愆効節輸心誓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幘侍席嘗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
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悃恭以某官
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
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凜英姿之奇傑
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姦吏埽蹤
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

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康
之寵使宅百揆伫觀考慎之除某卑鄙賤生衰遲孤
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尚及賜環
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
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暑在時麥
涼戒序益祈頤衛卽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
可格輒傾微悃冒仰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

邑屬陽盈之愆候繫旱虐之踰時雖偏走於神祠靜
無證効蓋率由於秕政積有咎愆曾微禍罰之加身
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枝淨
場虔延眞侶齊明厯吉懇欵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儼
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
誕敷五福寶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巖
遵科範披洞經於藥簡薦芳醕於瓊尊憑藉薰焚用
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卽從欲以流恩伏願胥蠶冥
通颯游紛集上眞昭答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極

多稼之將槁風霆震薄驅左落之神靈膏澤滂沱蘇
中田之焦卷霽陰彌積霽霽無恨將期爲三日之霖
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香溪集卷二十終

香溪集卷二十一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傳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
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宜和末知石州尋
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
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
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掎虜牽掣太原

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
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
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
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
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
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
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
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
可況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

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
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
軍飭備敕甲蒐眾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
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舡卒乘
羊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
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
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
眾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前晉寧爲
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

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戾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尙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克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

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泗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
眾浮筏西渡與虜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
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
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
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僨負不
得志圖之益急爲堙繚城竿隍陣晉寧俗不井飲寄
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
廩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
眾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槩斷刃矢死固守旣久

無援自度不支取酌機筭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僥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眾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眾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鱣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剉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尙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盍

具冠韍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
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污左衽官不卽愧死
顧以爲榮欲詫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
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
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
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
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
婁宿又出旁行僞制撼詠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
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

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
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伏徽言意象
自若被袵迎刃無小變虜眾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
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麤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
私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
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
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
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
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

之蘭溪范浚曰微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
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
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顛
不日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冗耄曠備
數伍符戈甲鹽蠹城障夷隄一旦外侮間興揚埃猾
夏鼓行長駟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
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
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仗節不撓蓋千萬僅
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

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鴟跼時寰甸日夜
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
厲作氣齟齬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
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
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
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
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
詔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卻徽言卽露
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

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徽
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卽表功
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眾四十
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
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
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
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旣格沮兵
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
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

賈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蹠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孛堇子虜方益甲餉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阨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諭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
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
與曲陽侯爲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
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
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
入立迺下走義旣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
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

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
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
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
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
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
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
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
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

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
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
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
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
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
皆震北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遣孫建王
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
竊國罪貫浮于田闔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
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

爲莽屯宛宏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
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
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
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
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
戴漢宗爲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爲何如耶抑又
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眾
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
日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

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
復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
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旣不爲義特書
而附見於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
褒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
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爲大失因補其遺
作漢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
傭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黻校稍
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例在
劾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
而人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於
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
非辜墮圜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
請效命於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爲兵人弗許定知父
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纏

乎父耄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
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
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爲不
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
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自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子也
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劍事而撫賙其家蘭溪范浚
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
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

彼惟庸愛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肯
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
之爲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羞其親則已色然自得
謂爲難能之孝況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爲孝又可究
乎予得定所爲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爲泣下
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
自見故爲定作傳冀他日萬一獲私於良史云

香溪集卷二十一終

香溪集卷二十二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廉字清臣年七十卧病卒于家
既問龜以窆得日其子梅書來請銘於香溪范浚者
三義不得辭蓋梅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
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於予且其書辭曰梅之積
罪不殞泯而俾先人無祿梅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

未衰姑綴餘息敢告窆期祈深哀之尙得銘以昭諸
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於
藏茂遺恨矣梅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拳拳於得
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教夫學子者銘其
可辭又梅族兄宗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中
艾儒篤厚無華非貌言者予因摭其事書之按府君
婺之蘭溪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貴豪於邑至
府君始爲諸生試有司旣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
進非一軌能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

補太廟齋郎調授右迪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
丁父憂既卽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檄攝台州
臨海尉厯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青溪
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
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
言吾不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合里眾揚兵固壘爲武
守盜不敢犯王師復婺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
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剗刃其人使吾
兄釋憾地下胡顏與共冒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邊

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於時或勸之從仕府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輒去尙何仕母尋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謹自髫幼時大父喪明能扶持不倦長而執子職不遺力親有疾絮藥在膳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彌虔再遭閔凶爨棘毀瘁當二兄議析產府君推肥美地取荒頓境塉者兄歿庀葬具如禮資其孤使妻娶又好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賙之不靳歲荒作糜糗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折券不

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銜觴
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害得失經意惟篤於訓子作
齋館架書其間厚禮致文儒於師席方使梅從予游
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梅也材下宜擯不教幸而辱
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覬梅或知行身之萬一耳
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梅也觀府君
責梅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梅亦能持身務學姁姁謹
順爲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奪
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壤長貲積而爲後人怨府亦益

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顧獨行惠赴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梅則所以遺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尙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之早夭次卽梅女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軾孫女二人銘曰盡力於親行惠於人其厚也性茲惟基之後人承之尙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禔之妻奉議
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
父楚材爲眞州判官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
徑歸父彛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課裂去著居士服
立義於州閭尙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
備方髻稚時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爲矯笑戲言外
祖太府少卿范公鏐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
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惇禔江氏之秀器度甚偉

行礪而文而女捨是將孰與居士曰惟敢不唯公之
從卒以女於江時婺之蘭溪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
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贊見
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
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
承內外尊已者與處敵以下至遇媵侍率中度有宜
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蠲瘼蘇枯民以永懷
安人實左右警益助爲寬大宣和初山賊來自婺源
攻陷蘭溪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君行者使

君方丁大夫公憂纍然麓縷顧慕靈几伏哭不能興
安人攬涕開慰君弟無虞日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
惠彼雖暴桀非有鳥獸心忍忘恩紀加所天邪旣而
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傅兵
潰涉邑境急王師追之急他官怵迫不知計宜皆輕
遁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興雖卽誅
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於此效死固其所無以
我輩爲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爲忠蓋
安人識通悟動見事會於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不

隨俗爲媵華塗澤笄珥襦褌無采翠椽飾一敝衣雖
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曰
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勤艱慚不及
知我自力爲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冢婦稚婦汝有
婦職其可一日不虔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威
姑訓以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於心今用以誨汝豈
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爲世世戒也使君旣沒遂屬其
子無以家事關我旦旦取天竹書誦諷沉研不忍翦
生物間卻輦血爲伊蒲塞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平

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瞭聰由其居心樂易致
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十
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鞞
右迪功郎前虔州瑞金縣西尉曰鞞舉進士皆謹謹
自持女適進士高梅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安人之
垂終告鞞等吾自視危憊息且不屬幸及爾壯長嗣
業爾家惟飭已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我
爲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旣棄爾
貌孤吾周視篋衍曾銖縷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爾

克至於今彌無餘資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俾人無爾
非者是爾爲克葳我終事吾見爾父於地下靡有憾
矣二子遵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
十有一月甲申遂安祔於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
敢請銘浚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
表言之浚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
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諾爲銘曰 芳徽淑行世軌
儀 女婦姑母茲其規 我撮懿跡聲於詩 琢
珉其藏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權
世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
家生事君亦念世業汨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
泉之勝結廬以居爲裕蠱計常鄙世俗嗜利子沓貪
無藝以子貸豪取牟息倍稱我則不爲第務以信實
得人和賑憫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牘或負約將別
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
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闊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

富而日積月衍資亦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婪浸爲盜區君徙家集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營支計費恃無仇怨常出歸自如間逢兇眾方屠別人皆擲刃斂衽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曷家烏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曷方挺身來自間道爲惡少遮止問爲誰將安往曷對以實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相依倚凡數十族經給資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米肉來餉

君因以禍福鑄曉其人蓋卽效順無久迷繆爲此不
祥徒以身膏官軍銳鋒眾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
十九逮賊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
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絕矣後成臯挾潰卒攻婺
郊郭草擾依君者愈眾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於我
乎館意顧倍蕘於昔人始咨歎以爲難及君性和裕
於舅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
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爲拜
容謾欺玩斬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

不受里中人推爲長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叢
集候門若待哺然有鬪爭君一言曲直各厭悅解去
蓋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
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
昶曰昂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
溟次適左奉議郎湖州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
功郎宜州河池縣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冽孫男
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
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慕善開館貯

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昶等皆競爽尅厲昂
以藝業登名於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昶等與
諸孫戒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非
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勤儉
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
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著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
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
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
壻又皆郡邑彥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

丙午葬於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謁銘於
香溪范浚昂且來屬浚顧同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
所聞爲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諉浚曰是宜傳載因知
君爲人稱思沒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 人當畏塗
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亢厥宗惠於鄉州長者之風
恩或我孤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自躬有銘幽墟
刻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

諱志孟之女章氏世爲右姓大夫寬然長者喜以義
紓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
吾祖仕旣位於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
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筮其納幣以爲
爾相故夫人歸於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
官陳留遇虜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
夫人除奧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
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
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功

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無侈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
卻家事聽其子曰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
梁灼起病以藥石卹死以葬埋具有孤窶不能嫁者
爲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鄰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
一得積寒疾卧累日日劇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
十有一月癸卯卒於家遂以十有二月己酉葬自我
叔父墓於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是以夫人治命
更卜兆於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夫人
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承直郎衢州

開化縣令次日注三與鄉貢次日汲學該涉有志氣
次日滂開化令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
二人長適右承議郎通判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
九人炳燁焯焯輝光炤燾烜津與諸孫皆力學問燁
嘗在國子薦籍中孫女十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
文之次適右承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
迪功郎晏節餘髻孺曾孫四人坦塤塤曾孫女五
人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
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

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卽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於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雙墻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釁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庀事不敢卽死窆有日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於窀穸是大憫其孤藐

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書至浚一再閱
爲之愴然如見龜年稽顙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
來蘭溪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可不可辭連累數
牘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旣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龜年
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岐徑
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於誨子非一日積又使
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室者所
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頰取
仰拾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帙書則奪取藏

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挂斗牛馬以
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忍飢面翻故帟
邪用是大家子多嵒齷不勤卒或無以自業故予於
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
行事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嘗請業故
來祈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
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於學其父居邑屋以氣
概唯諾聞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游故府君益習業
當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挺越部府君

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眾悉附服貧丁輕猾無敢去
爲椎剽鄉境賴安而貲僭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
業益落府君得計研心筭以治產累歲遂至饒衍然
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
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沼泉爲游亭間館時
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事自
喜平居賙救鄰曲多趨人急或寔且病遺之珍藥不
以貴靳歲計食粟斥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
贏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爲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

寒立積白府君登樓憑眺有至哺西無炊煙者慨然
發困分贍所全活甚眾大抵設心本夫慕善故近厚
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
冬十月甲辰葬於縣之概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
會祖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
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 勤以厚
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兮食西原
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

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
十一月乙酉葬於婺之蘭溪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
使來乞銘於祕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
鄱陽以疾請老繼卽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
哀奉喪歸卜襄事旣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爲不朽
者敢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
辭按公諱溶字茂寬世爲蘭溪人始以祖仕補郊社
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參軍歷洪州左司理
維州士曹左推獄知厯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

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練熟吏事於決獄尤
詳明三爲州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囚有
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旣四十九日而婦
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
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
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
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厯陽有惠政適淮東
西歲大祲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獨公
處畫有條略飢羸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

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
刻遇吏屬如束溼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塚輩阿
叵趨和猶惕息不自安公日以職事造請恥苟爲隨
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窘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笞
楚推詰百緒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卧不出
吹毛洗垢一聽之旣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
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
罪可無謝吾方投憤須劾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
謝而獄無所歸亦尋寢有盜羣輩寇攘橫不制公出

奇略縛取之鞫司薄其罪以害公賞公曰是吾心也
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
辯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咸訴前令尹定物力溢
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
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
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老概除十之二繼列其
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爲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
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樵境上民悉荷擔公列夫
屯扼走集固圉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

道會合之師烏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
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譟而入公率眾逆之
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爲賊乎王師行卽至毋自取
絕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豈苟安捨仗不吾擾將
館爾於市糧屏芟秆惟爾之須不然吾眾銳不可怒
也其人皆聳聽讐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褫甲束刃入
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
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
鄱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郡治雖軍書饋檄委沓無

問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糶以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倍稟之率人日得二日食眠他州流惠爲多旣而早愈虐公以爲憂徧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哀之公自蚤歲懇懇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舉子場兩與賓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兄弟族黨交游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北海工曹元億當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

可得公以已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爲難生平恬介未嘗趨競仕雖累厯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議大夫大父鏐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惠州文學端凝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

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
悼有泣者銘曰 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
何仕之能又惠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羸爲嗣
人之承其徵斯銘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
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沉光匿彩再世不
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於有成女得所歸男
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

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車馬跡經於邑下無問晨夕館於爾穀於爾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爲善之慶而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尙能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窆得日率香溪之族祖

真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鑒尚饗

香溪集卷二十二終